

惊蛰

孟瑶 著



惊蛰

孟瑶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惊 蛰

孟 瑛 著

责任编辑：曾果伟

◆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◆

198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.5 插页：2

字数：156,000 印数：1—91,000

ISBN 7—5404—0301—2

I·234 定价：2.20元

火车上挤满了乘客，各人怀着不同的目标，不同的心情，却不象于愚，有一对哭红了的眼睛，心情也象火车走在铁轨上的声音，急躁、凌乱、而且扎耳。望望刚升起的太阳，又注意了一下那仅有的小提包，再加上刚念完高二的学历，就凭这，大胆地去台北打天下。

“什么人也不要找，凭本事混饭吃，你爸倒霉了一辈子，儿子不能再继续倒霉下去，是不是？我就赌这一注。”这就是爸临终的话，一直响在耳边，爸就坏在这不服输的毛病上。

台北到了。

于愚努力的矜持着，不让有它显示一点畏怯的样子，爸说：“什么都要靠沉得住气，哪怕你手上什么点子都没有，也可能诈掉别人一手好牌。”

于愚奇怪自己何以如此怀念那位赌徒父亲，大概就为了这一段日子一直父子相依为命吧？

“凭本事混饭吃？”他想：“我有什么本事呢？”仔细检点着，似乎什么也没有，而且那股畏怯，一上午就在连开口的勇气也没有中被打发掉了。中午买了几个包子坐在公园的椅子上吃了，下午，经过一个建筑工地，踟蹰了半天，才轻轻地问

了一声：“你们要不要小工？”别人望了他一眼，连理都没有理他，就是这冷淡，把他仅有的一点勇气给打散了。黄昏以后，无处可去，他又回到车站，他知道许多无家可归的人，常会在车站栖身，度过漫漫长夜。有一年和爸搭清晨的第一班车北上，看见警察将东倒西歪的夜宿客一个个唤醒好让位给旅客休息，心里还引起很大的感慨：“这些人混了一辈子，怎么连个住处都没有？”如今，这个没有住处的人竟轮到他了。其实，他睡不着，他的精神被疲倦与亢奋作了双重消耗，他闭眼斜倚在长椅上，好象要生病一样的难过，他警告自己，鼓励自己：“不能就这样倒下去，不许就这样倒下去。”

夜更深了，夜寒很重，连最后一班夜快车都开走了，车站虽然还有值夜的人忙碌于货运车辆的调派，候车室却是安静的，长椅上也零落地睡着一些人，远处一位老者须发苍白而虬结，蜷缩着，用几张报纸盖着挡夜寒，于愚忽然一阵热泪盈眶，这人差不多混完了一生，怎么连一点成绩也写不出来？他父子的日子也不算好过，但还有一间破屋，名士派的爸，还有一点不肯贱卖又不得不贱卖的本领，一家两口，还没有真正深刻地尝到冻饿的味道，这老人……他不再怜人，却不觉自怜：“爸才离开我，虽然还不算饿，却已真尝到冻的滋味了。”他实在无法忍受，索性站起来，在屋子里疾走，就这样，终于熬到了天亮，人们又开始活动，他看见了送报生，这才灵机一动：“我为什么不买份报纸，看看求职一栏？”他因此想到昨天一天被浪费得多么没有意义？

他静静地坐下来，细细地读着分类广告，看来吃饭的机会不算少，随意用笔一勾，竟不下十余处。于是，他又兴奋

起来，恨不能立刻就去，但太早太早，还不到上班时间，忍耐着，他依照手上的那一张台北市地图，大致计划了一下先后的秩序，终于，可以步行着去了，那是一座大厦征求一名“小懂”。

八层！台北的高楼连片而起，一点也不稀奇，于愚鼓足勇气，还是觉得自己怯生生的，这大厦两边是两大间铺面，一边是旅行社，一边是银行，经过中间的穿堂，左边便是一扇玻璃门上写着办公室，于愚先无声地清理了一下喉咙才轻轻地叩门。

“进来！”是女人，而且声音里透着温和，消除了他的一些紧张。

董昭看见进来的是一小男孩，便知道是为什么，这半大孩子第一眼给了她很好的印象，心里已经录取了他，笑了笑便问：“你是来应征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身份证？”

于愚立刻从上衣袋里取出身份证递过去。

“我们这里是一座八层大厦，除了二楼西餐部与三楼中餐部，以及顶楼董事长的住处外，其间大小有十二间住户，我们有两个常住人员负责清扫等零星工作，你是其中之一，这种工作你愿意担任么？”

要吃饭，是没有什么可选择的，于愚点了一点头。

“你有住的地方？”

“没有！”于愚惶恐了，怕因为没有住处而失去位置。

董昭想了一想，说：“地下室本来是老温和小赵住，你可

以去挤一挤。好，你算录取了，这里一份保证书，你去找保！”

一个晴天霹雳把于愚打倒，陌生的人海，有谁来保证他？

董昭也看清楚了，不觉有些为难，虽然那位董事长把大权交给她，同时也交给她相等的责任，偌大的一座大厦，这种半旅馆式的服务与管理，经常进进出出的工作人员，只要手脚不干净一点，就有无穷麻烦，引起纠纷，这责任是可大可小的，她哪里有胆量去完全担当？她虽然很想留下于愚，却有顾虑。

于愚失望地望着她。

就在这时，一位可爱的老人进来了，望望两人，纳闷地，“什么事？”

“逸老！”董昭把困难说明了，又叹息：“怎么办？”

“我担保！”吴逸拍拍胸：“信得过么！”

董昭虽然觉得这位老人太不怕麻烦，却也相信他有承担得起这麻烦的两肩。立刻点点头说：“那还有什么问题？谢谢你，逸老！”又对于愚：“你真好运气！”

“钥匙！”吴逸说。

“逸老这次去南部玩得开心？”

“嗯，不坏！”吴逸象年轻人一样，耍着钥匙出去了。

董昭按了一下电铃，进来的是小赵，二十刚出头，自封头衔为服务长，进门扬扬眉：“董小姐，什么事？”

“喂，小赵，为你找到一个帮手，他叫于愚，没有地方住，你们挤一挤好不好？带他去地下室！”

“挤一挤？”小赵问，又答：“挤一挤就挤一挤！”又勾了勾

手指头：“来！”

于愚随他去了地下室，地下室的空间很大，却是所有什物的聚集所，所剩的空间也就不多，隔成一间房，里面有两张床，老温与小赵的，现在于愚便要硬生生地挤进去。他自己不安，小赵却坦然地说：“喂，阿愚，从外面去搬一张床来，你看，这里刚好放下。”

于愚以充满感激的心情，低头忙碌着，小赵看来是个爱说话的，不停地讲解着：“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工作，以后做惯了，我们一人分一半，经常的事，一个上午就都做完，轮流值班，下午以后，总有闲下来的时候，待遇不算坏，外快比薪水更高，几年下来，我保你口袋满满的，想待下去也好，想做生意也好，想干别的也好，哪一样都会发财。我小赵却是这里的一霸，”用拇指指指胸：“地方上的人，都得买我三分面子，我是不想离开了。”

于愚知道竟然有地方容许他放一张床，不免开心，情绪也立刻安定下来。想想昨日车站景象，是他毕生不能忘的，他发誓不许自己在一生中写不出一点成绩来。若要写得出成绩来，首先身心便要有安顿处，而他现在有了。他感激董小姐，感激逸老，也感激小赵，便说：“我也不想离开！”当然这是说眼前，他是不会允许自己当一辈子的服务生！服务生本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是他却觉得自己的能力不止这一点，也不应只这一点。

“来，我们开始工作了！”小赵拉了他一把，好象新交了这位朋友很兴奋。

“我们这里的屋子分几等，最大的就是整个一层，除中西

餐厅外，只有我们老板带着他的老婆住顶楼，第八层！”小赵又凑近于愚耳边：“他姓卜名任，原只是一名小公务员，娶了那个肥太太，太太家里原是个小包工，这几年搞建筑的都发了财，弄了这个八层大厦，现在也称得起是一名富翁。我不喜欢他们，但谁让人家是富翁呢？”

“啊！”

“来！”小赵说：“我们从四楼开始，”他提了吸尘器就上了楼：“B座C座D座都是住的外国人，有的住两三个月，有的住一年半载，比旅馆便宜，简直一个顶一个，从来没有空过，A座嘛，”他又压低了声音，“是我们大老板的外家，有趣吧？我们这里有两个外家的，都住在同一座大厦，另一个就是秦胖子。你知道，现在男人玩的胆子越来越大。”小赵不胜羡慕之至。啧啧了半天，就轻轻地去敲A座的门。

工作是不难的，小赵在推动吸尘器，就让于愚换床单、清洗脸盆澡盆、换毛巾、抹桌椅，也不过一刻钟就都弄完了，于愚只斜了那女人一眼，好象是个舞女，他想。

五层楼也是四间屋子，B座是秦胖子的外家，小赵说。

“六层大些，只分两家，”小赵接下去：“一个就是秦胖子和他风华绝代的太太，可是那女人好象精神有点不正常，对面就是白大侠，打仔明星，他的电影你看过，是不是？”

“真的！”于愚是难免偶像崇拜的，兴奋地推开那扇门。

“拍外景去了，没在家，”小赵说：“不过每天还是得进来挥挥尘土，白大侠没别的好，钱多，有时一给就是三张四张大钞，真过瘾。”

到了七楼了，“也是两家，”小赵说：“一个是破厨子，他

姓曾，曾厨子，可是发了财，开好几个大馆子，好赌，我叫他贾董事长，当然是在背后才敢叫。却娶了一个酒国之花，叫王玉枝，风骚第一。”

对面一家就是吴逸的住处了，于愚进去，见了他不觉道谢：“逸老，谢谢你！”

“谢什么？”逸老对于愚是再也克制不住那好感的：“不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就好。”

忙完了，小赵看看表：“一点半，是不是？正好赶上午饭，我请客！”

“何必！”于愚客气。

“给你接风嘛！”

大厦的一边就是一条巷道，通过巷道到了大厦的后面，是一条小的横巷，正对着大厦有五间小店，第一家是洗衣房，差不多成了大厦的洗涤部，每间屋子隔两天所换的床单以及毛巾什物，都送到这里清洗。第二家是烧饼豆浆店，忙完了上午就卖馒头，小店就叫李胡子馒头铺。由李胡子和李大妈带着小女孩丹丹。第三家是小饭馆，只卖最简单的几样烧好了的小菜，就因为这一带大厦林立，工作人员多，生意很好。第四家是小冰店，第五家是小木匠铺。黄昏以后，大家都闲了，随着马路上繁忙的车声，也衬托出这里另一番热闹。小赵有钱的时候，带着女朋友跑大去处，把辛苦赚来的钱作豪奢地一掷。穷下来，也来这小冰店泡妞儿，他能屈能伸，在这大都市里活得开心极了。这时挽住于愚就到了这小饭馆，一路道歉：“钱化完了，改天请你吃好的，今日就委屈你，只填饱肚子。”

于愚昨日没敢多化钱在吃上，如今看见桌上也有十几样小菜，便很满足。小赵连忙着为他拿了一条鱼，一个猪脚，然后才说：“小菜你自己挑！”

“太多了！”

小赵又盛了一碗汤递过去，才一抬头就看见老温：“咦，你也来了！”

于愚看这老温已四十多岁，与多话的小赵比，显得异常沉郁。小赵对他介绍：“他是大厦的水电技工。川娃儿。喂，老温，介绍给你这位新朋友嘛，阿愚，我的部下。”

老温只漫应了一声，完全不关心。

他们好象不约而同，吃了饭就到隔壁李家闲坐，李胡子好客，李大妈殷勤，饭后大碗大碗的好茶请他们。老温这时却别有所求，只坐了一会儿就问：“李大妈，听说你后面有间小屋出租？”

“是呀！”李大妈立刻高兴起来：“你想娶个老婆，是不是？恭喜你！”

老温不安地笑了笑：“这些年了，音讯都没有一点……”

“本来嘛！”李大妈一点也不反对：“今天就该作今天的打算，有几个象我们胡子这样‘公不离婆，秤不离它’的，把我这黄脸婆也带出来了？再耽误不起了，娶个老婆，好给你生个胖儿子。”

听了这话，一座人打起哈哈来，

董昭被称为小姐，其实她已经结了婚，丈夫胡茂在报馆工作，有一个在抱的儿子，由婆婆带，一家四口，两人有收入，在酬酢繁忙的台北市，生活是可以维持的，但名为夫妻却参商不相见，使得董昭心里不快乐，而且她还更深一步地觉得，真正使她不快乐的原因还不止此。她发现她找错了对象，彼此个性很不相投。不见面的时候多，见了面也没有什么可说的！就这样赶车上班，忙碌；又赶车下班。活着的意义在哪里？完全茫然找不出答案。

她望着床上正在酣睡的丈夫，只一眼便躲开了。料理了半天怀里的儿子，亲亲弄弄，几乎想哭，便心里一硬出去把他递给婆婆说：“我去上班了！”

“中午不回来！”

“嗯！”

“其实以前也常赶回来睡个午觉，人不是会轻松得多？”

“不了，车越来越难搭！”说着头也没回，就出了门，出了门，立刻松了一口气，好象摆脱了一股很大的压力，她深深地责备着自己。

公车虽然已过拥挤的高潮，却依然拥挤，她的心里忽然

多么羡慕那些可以在自由时间起床，悠闲地提着菜篮上街，然后悠闲地度过一天的“家庭主妇”，她就没有这种福气；接着她又想，她们的丈夫也许就是一般的公务员，或者家里丢不开，或者做妻子的根本没有工作能力，便不得不苦熬下去。董昭因此又责备自己并不是一个很守本份的女人。假若她不愿意出来工作，没有谁会反对，丈夫的心里或者会更高兴一些，如今孩子丢下，在公车上挤来挤去，怪谁呢？

远远的一辆公车开来，想来可以不必再伸着脖子盼了，心里也是一松。

“喂，董昭！”

是卜任自己开车来了。他把车开离车站，董昭只好两步追了过去，打开前门，便钻了进去，喘口气：“你怎么来的？”

“惦记你！”卜任望过来。

董昭暗自叹了一口气。

“还早！”卜任看了一眼表，他把车开离了市区很远的地方，才歇在路边，把董昭拖到怀里。

这是第一次，他把自己的态度表现得这般明显。董昭的心里一直做着拉锯战，如今，她终于被拉到卜任的那一边。她只想到她在抱的儿子，但是，她又以为，这是不难解决的，她可以把孩子要过来。而且，她可以对卜任一无需求。局面就这样维持下去。却不想卜任竟悄悄地开车来接她，她一生没有享受过这种幸福。胡茂从一结婚开始，就认为妻子是永远属于他的了，放在一边，就好象买回的一样玩艺儿，放在桌上，直到尘封都不再一顾。董昭一直寂寞着，就特别珍视这一双温暖的手。这一抚摸，就一直抚摸到她的心上。而且

接连着这双手的，是那有力的臂腕，保护着她，给她安逸。那段顶着风雨，撑着伞，为生活奔波的日子也许该成过去。女人，总是希望被保护的。她感恩而多情地望过去。就在这两年，卜任发胖了。日子过得太舒服，富贵是从脸色上第一个表现出来的。接着，衣饰也非常讲究，坐在豪华的自用车里，把董昭包围在中间，使她觉得自己也高贵起来。

“从家里来！”她问。

“昨天打牌，睡得晚，可是惦记着。”

“以后还是不要这样明目张胆！”

“怕什么？嗯？”他低头亲了过去。

对，怕什么呢？连他都不怕，有个母夜叉一样的老婆的人都不怕，她怕什么？嗯？想着想着，连她自己也好笑起自己的胆怯来。

到了大厦门口，她先下了车，进办公室已经迟了十几分钟，这是过去赶公车都没有发生过的事，不安中一抬头，却看见小赵站在那里，而且说：“你迟到了。”

“嗯！没赶上车！”

小赵心里在笑，他明明看见她从董事长的车上下来。

“什么事！”

“月初发薪了，洗衣房的人来结帐！”

“我知道！”董昭接过他手里的帐单，打开铁柜，昨日收了房租，够付这些开销而有余，她说：“阿愚刚上班，也许要钱用，你先拿两个月薪水给他，算借支。”

“好！”小赵忙着数钞票，手法娴熟。接着，他便去找阿愚，见他刚从一间屋子出来，便追过去：“喂，阿愚，有钱花了！”

“我不花钱！”阿愚说，他想存一点钱，这是第一步；至于存了钱干什么？他还没有想到。

“那么，放在隔壁银行，又安全又可以生点利息。”小赵总是兴致勃勃地：“假若你想做点什么，别忘了先找我做参谋长。”接着又望望忙碌的于愚：“喂，你去七楼吧，六楼是我的事。”

于愚提着吸尘器上七楼，先去了曾厨子的屋里，一进门就觉到有股肮脏气，不觉捏了一捏鼻子，接着就有声音传出来：“帮我把门窗打开。”

于愚不安地斜过一眼去，卧室的门开着，王玉枝正躺在床上吸烟，床的那一半空着，曾厨子不晓得到哪里去了。

“去市场选材料去了。”她撇撇嘴：“中午老长官请客，得他亲自下厨，哼，厨子就是厨子。”于愚象个贼作现场表演一样，心慌意乱着，忙着开窗、开门、打扫。

“喂，进来一下！”

于愚只好进去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于愚！就喊我阿愚。”

“来！”

再走两步，就到了床边。

“摸摸我，是不是有些发烧？”不由分说，拉住阿愚的手就到了额际，又到了唇边：“你真不错。”

于愚吓坏了，抽回手，出了房门，提着吸尘器踉跄出来。喘息了半天依然也定不了神。就在这时，恰巧对面的吴逸开门出来，一眼看见他，倒留意了，见他许久不言不动，

便喊了一声：“阿愚！”

“嗯！”更加吃了一惊。

“要过来打扫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好！”吴逸回身把门打开：“进来吧！我下楼去喝杯咖啡！”

于愚进去了，阖上房门，心慌意乱着，那双被拉被吻的手在发烧。他忍不住先去了浴室，用肥皂拼命地洗擦一番，又对着镜子仔细端详自己，好象，他这才第一次看正地看见了自己，上唇边，细细微微地有着胡髭，身高也够，体重也好，五官呢？念书的时候同学开玩笑地说他是英俊小生，那时并没有怎么在意，现在发现，眼睛和鼻子都好，就是嘴唇厚了些，却可显得很“男性”。于愚这时才醒悟，他已髭“人”了！在这人生的旅途上奋斗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，因此不许再自怜了，腰板挺直些。他缓缓地从浴室里出来，就这样，他心里隐藏了一个秘密。

“喂，阿愚！”

是逸老回来，他竟没有听见开门的声音。

“还没有做完？”

于愚的脸上立刻映满一片朝霞。

吴逸一惊，不觉多望了他两眼，半天才问：“你从南部来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父亲呢？”

“刚去世！”

“母亲！”

于愚心里一痛，不肯回答。

吴逸立刻收敛了自己。知道这半大孩子，有不许人冒犯的傲性，因此更加怜惜。看他收拾好了，已悄然离去，他这时才轻轻的叹了一口气：“这孩子的人生道路何以这般迂回？

屋子里很洁净、宁静。

他为自己点上烟，到了书房，想看一点书，心里却不恬适，便把脚翘到桌上，仰靠在转椅上，昂首窗外，街上的车辆行人很多。很远，就变得很假了。竟象是看着电影上的画面。很远，所以视幅很宽；很假，所以能不动心。就这样，他常常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。他叹息着。悠闲的岁月很好打发，也是很不好打发的。

恰巧桌上的电话响了。

“喂！”

“我卜任！”回来以后，时间变得很不好打发了，往年当公务员伸长脖子盼发薪水的日子早已过去，赶着上下班的机械忙碌生活也不再来。所换来的却是长日无聊，人，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？所以他就拨电话给这另一位闲人了：“忙么？”

“有什么可忙的？”吴逸只好干笑一声。

“过来打牌？”

“是三缺一？还是得再找两个人？”

“这于你有什么分别呢？”

“对！”吴逸洒脱地一笑。

“愿意早，就吃过午饭？”

“不，”吴逸说：“我睡了午觉来！”

“两点！”卜任放下电话，就想到该约谁了。